

中国当代作家选集丛书

赵发

自1982年开始发表作品，至2001年已发表、出版作品230多万字，多篇小说被《新华文摘》、《小说月报》、《小说选刊》等转载，获省级以上文学奖20余次，其中系列长篇小说“农民三部曲”之一《螭吻与决裂》、之二《君子梦》先后获山东省委第四届、第五届精品工程奖，并同获第三届中国农民文学奖；短篇小说《螭吻儿》、《洗个姓名的街坊村婆》分获《小说月报》第四届、第八届百花奖；《螭吻之恋》获《中国作家》1992年中篇小说奖。



字

他们在很晚的时候，
有人跟赵发，

其实他们如果猜忌之心，就会听见而
听不进的脚步声，抑或听见那一篇《程至
但他们的没有。他们的心早就被他的说
说，说到了他的心里。

赵发，男，1955年生，山东省烟台人，17岁中学毕业，1975年参加工作，1982年任县委办秘书，以后曾任公社秘书、县委办公室秘书、县委办公室副主任、县委办副主任等职。1985年，毕业后进入山东省委办公厅工作，任县委办副主任、县委办副主任、县委办副主任等职。1988年任县委办副主任，1990年任县委办副主任，1992年任县委办副主任，1994年任县委办副主任，1996年任县委办副主任，1998年任县委办副主任，2000年任县委办副主任，2002年任县委办副主任，2004年任县委办副主任，2006年任县委办副主任，2008年任县委办副主任，2010年任县委办副主任，2012年任县委办副主任，2014年任县委办副主任，2016年任县委办副主任，2018年任县委办副主任，2020年任县委办副主任，2022年任县委办副主任。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中国当代作家选集丛书

赵法发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赵德发/赵德发著.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9
(中国当代作家选集丛书)

ISBN 7-02-003877-8

I. 赵… II. 赵…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IV.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43268 号

责任编辑:胡玉萍
责任印制:张文芳

赵德发
Zhao De Fa
赵德发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338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4.625 插页 4

2002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2002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7-02-003877-8/I·2937

定价 22.80 元

赵德发，男，1955年生，山东省莒南县人。14岁辍学，15岁任小学民办教师，23岁转为公办教师。以后曾任公社秘书、莒南县委办公室秘书、县委办公室副主任、组织部副部长等职。因痴爱文学，1988年秋天去山东大学中文系作家班学习二年，毕业后调日照市。现任日照市文联主席、作家协会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作家。自1982年开始发表作品，至2001年已发表、出版作品230多万字，多篇小說被《新华文摘》、《小说月报》、《小说选刊》等转载，获省级以上文学奖20余次。其中系列长篇小说“农民三部曲”之一《缙缙与决绝》、之二《君子梦》先后获山东省第四届、第五届精品工程奖，并同获第三届人民文学奖；短篇小说《通腿儿》、《选个姓金的进村委》分获《小说月报》第四届、第八届百花奖；《蝙蝠之恋》获《中国作家》1992年中篇小说奖。

用文学的形式去描摹生活，探讨人生，追寻价值，抚慰心灵，对我来说是最幸福也最有意义的事情。

赵法发



翁涌·设计



作者像 (潘伟 摄)

薯

地瓜是沂蒙山人的主食。村内有
有多少户人家，村边就有多少口地瓜
窖。这是沂蒙山区的一大景观。

——题记

李 艳

他们在挖地瓜窖工闲适的时候，^予没有发现
有人跟踪。

其实他们如果稍不留心，就会听见那
抑扬上扬的脚落声，抑或听见那一声《粗至
思心》的喘息。但他们没有。他们的心早被他的焦急
地抓去一抛，双（落到了）对岸的地瓜窖子里头。

山东文学月刊（2015=300）

作者手迹

出版说明

为了展示建国以来文学创作的实绩,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进一步发展和繁荣,我们陆续编辑出版“中国当代作家选集丛书”。这套丛书,选收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文学创作上做出重要成绩的作家的中、短篇小说,诗歌,散文等代表作(包括儿童文学创作),每人一集,每集大约三十五万字,并附有作家照片、手迹和主要作品目录,以便与我社同香港三联书店合编的“中国现代作家选集丛书”相衔接,构成一个完整的系列丛书。读者从每一集里,可以看出某一作家的基本创作面貌及创作实绩;各集合在一起,大体可以总览我国当代文学创作(长篇小说除外)的基本面貌及主要成就。

根植于大地的灵魂求索(代序)

李 波

在经历了十几年的喧哗和骚动后,中国的文坛开始变得浮躁,许多人蜕变为经济大潮中的泅渡者,以一种特有的潇洒重新阐释着作家,重新为作家的价值趋向寻找依托。于是,摆脱传统,抵制传统,刻意求新求僻的作家日益增多,忘掉作家作为人类灵魂导引者这一责任的人日渐繁多。这时从文坛上跃起的致力于文学本身的实力作家赵德发便显得有些突兀,放弃行政职位从事文学创作更显得奇特,固守着对文学的信念力避浮华文风的侵袭更显得难能可贵。摆脱都市情感与现代所谓的另类颓废,致力于对农村与农民的探索,展示了他的深沉与不俗。他以一个流淌着农民血液的魂灵来体察农民的生存状态,以农民儿子的淳朴与激情抒写着新时代农民的心灵史。

平实而贴近日常生活的取材,朴拙而深邃的构图,练达而举重若轻的精致笔法,构成赵德发新时期农村小说的独特魅力和风格。

①

根植于大地的灵魂求索(代序)

赵德发大多数作品的审美视角是瞄准沂蒙地区的广大的农民,这使他的作品带有浓郁的乡土气息。但由此简单地把他定位为乡土作家却又有些不妥,因为他的叙事重点已摆脱了传统农村小说的样式,否弃了对当地民间文化的民俗化的过度热衷。

从叙事角度看,他既是运用外视角叙述农民的叙事者,又是深具文化内涵的内在参与者。他讲述着故事,同时又不断洗练着故事,让事件沿着他心中的叙事模式与行进方向发展延伸。他在这种带有浓郁乡土味的语言与叙事模式中,更注意活动中的农民,并由此折射着农民深层心理的行为模式,这一切使他的小说与众不同。

注重纯美的艺术化展示是赵德发早期的创作取向,在这一阶段艺术技巧和优美样式的发掘是重点。这在其早期成名作《通腿儿》中表现得淋漓尽致。狗屎与榔头两人从小通腿,结婚后也是屋子紧挨着屋子,后来当狗屎参军战死,榔头也随军征战杳无音讯后,狗屎家与榔头家这一对军人家属以通腿的方式把慰藉传递给对方,也把关爱传递给对方。她们共同承受着死亡带来的心灵巨创,共同面对长夜漫漫的思念和追忆,在无所期待的日子里由年轻变老。作者并未把沂蒙地区相延已久的通腿习俗置于作品的核心位置,而是巧妙地把它转化为故事进展的主线,进而使之异变为象征符号,表征着沂蒙地区纯美、朴实的群体人格。而故事也借着通腿的主体对象的转化:先是狗屎与榔头,后是与自己的媳妇,再到狗屎家与榔头家,潜在地暗示着叙事背景的转化与内在事件的冲突。

而《实心笛子》与《琴声》则力图使音乐之美楔入人的心灵,

展示着一种对于美的渴望。这一类作品的主人公也变得相对单纯,年龄设置也被锁定为少年。他们都是在无意中发现了音乐的惊人魅力,由此如痴如醉,“在这敬慕的期待中,一股悠扬的笛声响起了,它先是轻轻的,舒缓的……突然,笛声渐趋明亮,渐趋婉转”,“梁彻底惊呆了……放开整个身心去听这支曲子”。(《实心笛子》)“她长这么大,还从来没有亲耳聆听过这么美妙的琴声”,“它就那么轻轻的、悠悠的,恰似这一院子的月光。有一阵,它像一缕风;有一阵,它还像一线水。而不管像什么,其中都带有一种味道,那味道让关明慧感到心里发疼,直想掉泪直想哭。”(《琴声》)少年的梁与关明慧都是在偶然中听到这冲击心灵的至美之音,由此在心中回旋往复,以自己开阔无际的想象充盈着、回味着,甚至转化为一种焦灼。梁没有钱买笛子,只好用柳枝做了一只实心笛子练习;关明慧则忘掉了学习的重任一心去品味现实和记忆中的琴声。当这代表美的乐声响起来时,一切显得如此和谐、如此扣人心弦,让人着迷。它暂时把人引入无功利的阅读状态,只为其中的美的纯净惊叹。作为作者审美品格的凝聚,赵德发于其农村题材的系列小说中时刻流露着知识者的灵光,带着浓郁的文人本色。他以后的小说中有很多饱学的文人形象,如长篇小说《君子梦》中的许正芝等,与他的这一本色不无关系。在他的眼中,蕴藏在冰冷沉重现实之中的纯然之美是如此让人惊颤,闪耀着人性的光辉,在浮躁的社会与文化风气中,赵德发难得保留着一颗平实而求美之心,以醉人的美直抵人们精神灵魂的深处,并给他们以最温暖的呵护。

同时赵德发亦是一位写心理的高手,一边写纯然的美丽,一边却又积极关注着动态的社会与社会中变动不居的人群。像《老姑送我红腰带》、《那天凌晨有流星雨》、《我来呼你》等小说,以一件件当时发生的小事情作为创作的触发点,引发了有关人

的精神状态的探讨。为了被神化的红腰带的传说,老姑从百里以外赶来送红腰带,这里面既折射着老姑母性的伟大和朴实,同时暗示着事情本身的荒诞;而“我”对流星雨的确信不疑的期待,却使“我”产生在拥挤的人群中相对孤独的体验,因为似乎没有人关注与经济无关的任何事情。作者以敏感细腻的心灵捕捉到了时代的动态变化,却又有些无可奈何于这种社会现实。所以有时只能以幽默的笔调和调侃的口吻绘制“浮世图”,借以表达自己充盈心间的愤懑与不平。比如《我知道你不知道》这篇小说,作者对某机关科室的两个副科长做全知视角的叙述,挖掘他们各自的琐屑小事和由于知道对方所不知道的一些秘密造成的心理波动。他们对对方家庭与事业上的不顺幸灾乐祸却又假惺惺地表示同情,互相认为对方可怜,而实际上,他们都已陷入自己编制的可笑程序中无法自拔。作品在冷静的叙述中清晰地把当今社会的机关矛盾刻画得淋漓尽致,把人性中卑劣、阴暗的部分剖析得条缕分明。当旧一轮的矛盾结束后,一切并未结束,而是刚刚开始。这种人性的劣根倾向和机关恶习的展示,其冲击力绝不仅局限于机关,而涉及到自私的每一个人。

在经过长时间的知识积蕴与技巧磨炼后,思索土地以及在土地上存活行进的农民开始成为赵德发的着力重点。因为他了解人们的辛劳,更了解土地对农民的意义,所以当他在经过写什么的痛苦思索之后,明白了惟有土地才值得他投入整个生命去书写。

这一时期赵德发的小说集中抒写了一群群在生存线上挣扎的百姓,如《止水》中没有粮食而只能以地瓜叶以及树皮为食物的百姓,《青城之矢》中以垃圾为生的城市里底层的存活者以及他们的生生死死。作品包含对旧时代的纪念,也表露着作者对新时期农民悲惨的生存现状的极度痛苦。在这一纵向的历史叙

事中,农民的艰辛被凸现在人们的眼前,于是生存便成为民众奋斗的重心,“土地情结”弥漫于抒写传统农民的文本中。也许是土地太过吝啬,青年人总是希图在土地外寻找到迥异祖辈父辈、更自由的全新生存空间。抒写新时代迷恋都市生活的农村淘金者的文本集中展示着这种摆脱土地的热望。

土地作为农民的情结出现于文本之中,最突出的是赵德发的长篇小说《缙绅与决绝》。主人公封大脚以一生的力气来拼搏着土地的累积——他年轻时就已定下的奋斗目标。“爹拼了半辈子,至今还没攒足置一亩地的钱,俺大脚可不能这样。等俺的儿子娶媳妇的时候,家中绝不能还是十八亩薄地。俺要有二十亩,三十亩,或者更多!”他到山丘上的不毛之地开荒,土地沾染着妻子和未出生孩子的鲜血;他以省吃俭用的钱在土改的革命环境下购进了费大肚子的三亩土地,他当时是多么兴奋。正在他一步步接近自己的目标时,开始了农村合作社,紧接着“文革”到来。每经历一次运动封大脚便要丢弃一片旧有的土地。土地的流失伴随的是他希望的碎裂和斗志的消耗,后来他一蹶不振,成为全村最懒的人。尽管如此,但是他仍以一种老实人冷静的执拗和对土地特有的敏感注视着有关土地的每一点细微动态,准备随时为自己的土地而战。

“打庄户的第一条,你要好好地敬着地……俗语说:地是父母面,一天见一面。”这是大脚的父亲封二的临终遗言,是一个老农民的心声,也是那一代农民对土地声同气应的呼唤。土地的位置被推到了现代人无法理解的高度。这有些类似于知识者经常提及的精神家园,它代表着知识者对所有精致文化的眷恋;而土地就是农民的家园,农民视土地为根基,无论精神上,还是物质上。他们不仅眷恋它,更希图拥有。土地已化为农民心中的神,它不仅是财富的象征,更代表着一个农人的尊严和生存样

式。

土地是重要的,但摆脱土地的热望同样是巨大的,因为土地太尊贵了,“除了敬,还要养”,不同的庄稼不同的侍候方法,这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精通的。如郭龟腰“他家原先也没有地,吃穿全从骡子背上来。他这些年行走在经商的路上,时常用讥笑的目光去看田野上那些低头弯腰在土里刨食的‘庄户孙’”。他鄙视土地上的人们与耕作的辛劳,鄙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单调。而羊丫,这个郭龟腰的私生女,则在新的年代出于对土地上人们的再一次鄙视,以自己的身体换来了供销社售货员的位置。但他们的一生是尴尬的,因为他们本该属于土地,却妄图背弃土地,他们成为局外人参与在土地之中,既不能稳站其位,也不能亲谋其政。与他们相反的是一些文化人,一些“吃地瓜的民办教师”。他们看到了土地的贫瘠,也以过多的用脑与缺乏锻炼逐渐失掉了于土地中刨食的坚韧,他们以这一暂时的工作获得了菲薄的工资与农忙时的安闲。因为土地是与苦难并生的,以摆脱土地成为民办教师进而成为公办教师便成为他们的一生追求。《回炉》中那一群“除胡子外还有许多皱纹,已像中学生的爹”和带着孩子的母亲这些民办教师,没有谁愿意舍弃这一行当,原因也许在于此。

苦难的存在并未泯灭掉人的情爱之心,这是赵德发小说中以“食色,性也”作为潜隐主线贯穿的农民生存演绎的另一主旨。爱的寻求与性的激越,《青城之矢》中的郭全和与小蒜,刘老师与周红英,在贫困线以下的生存困境中,依然没有泯灭掉对爱的寻求,小蒜在每日的蓬头垢面下依然热望着化妆品对皮肤的滋养,并以此把姣好献给恋人,可她也在对假“霞飞”的追逐中坠海而死。性成为暂时遗忘苦难的良药。在《通腿儿》、《入赘》、《缱绻与决绝》、《君子梦》等一系列小说中都有性描写,但它们没有进入色

情的韵味描写,而停留在对性的文本价值的美学展示上。在此类描写中,大多数是以性去冲淡土地的苦难与岁月的艰辛,给农民以短暂的愉悦。

对农民精神寻求韧性的挖掘,使我们注意到赵德发的成熟与深刻,他为农民重新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并积极为被指认的农民式的庸常辩护,这一层面的深入开掘弥补了传统农村题材小说对农民心理挖掘上的不足,回到了当代文化转型的人性大潮之中,凸现并证实着农民这一群体在精神界的存在力度与深度。他们不仅没有否弃精神,并且一直为精神与梦而战。

二

赵德发是一位思想者。无论是个人经历还是文本中形象的展示,都毫无疑问地体现着他的文人式的执著与坚定。

自1980年从事业余创作以来,文学上渐渐小有成就并名气渐长。而与此同时仕途也出奇地顺达,矛盾由此产生。选择文学还是选择官位成为他一生中至关重要的选择,经过反复权衡,他服从了心灵深处的指向,顶住各方面的压力,1988年他辞去了县组织部副部长的职务到山东大学作家班求学。这种在作家中显得奇特的经历,他在中篇小说《蝙蝠之恋》中做了类自传体式的叙述,作品以平实的笔调咏叹着定位的困惑。“蝙蝠”这一入夜时游移于天空的生灵成为作家恍然中认可的指认符号,代表着一种真实的心灵尴尬。“夜色里,星光下,那只蝙蝠煽动着翅膀,在空中飞过去,再飞回来。它时低时高,且盘且旋,写出了满天彷徨,满天困惑……”无论是作者本人还是小说主人公杨道亮,都必须正视当下残酷的社会游戏规则和将要失去的利益,又必须直面焦灼地搅动心灵的激越的精神渴求,退缩与前进成为

《蝙蝠之恋》这一自传文本的着力点,矛盾与略显困难的选择的无奈成为盘旋的主旋律。而这种惶惑在作家的现实人生中获得了解答。放弃违背心灵的世俗困扰,跨上神圣却艰难的思想旅途,坚定而执著。赵德发的后期创作丰厚而精致,不能不说是其内在的韧性起着支撑作用。

赵德发是农民的子弟,全身奔腾着农民的血液,关注着农民的生存及体验。显露农民群体的精神状态成为他系列小说的中心,生物性的生存与生命性的活着成为流淌于文本的两条主线,后者渐渐占据作品的主导位置,随着对农民内在的生命寻求指向的凸现,存在数千年的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这样一个群体的生存依托与心理结构内的支撑慢慢显露并渐至清晰。

荣格说:“人有两个目的,头一个是自然目的,即生育子女以及保护孩子的种种职责,这个时期是为了挣钱和获得社会地位。当这个目的已经达到,就开始了另外一方面,即文化方面。”这里的文化,实际指的是超出冻饿与衣食之愁等一般生理层次上的精神追求,这是人的生存核心,它使弱者在心理上刚强,使生命不再单调,使散落的生命之环环环相扣。

像《到台风眼去》因生活的平庸乏味而渴望到台风眼中探险的梦中的老C,《残片》中为保持一份普通的革命宣传材料而家破人亡被割掉舌头的哑汉,像《选个姓金的进村委》中渴望金姓能在众多大姓中保有基本位置而奋争多年的金大头,他们心灵深处都积藏着一个目标,这几乎成为他们生存下去的惟一理由。所以在梦醒后的老C怅然若失;交出材料后哑汉颓然而逝;金家候选人死亡后,金氏家族肝胆俱裂。这一切已完全进入精神领域的探索,赵德发以细致的心灵与细腻的笔调勾画出了事件中人物心中的哀伤与悲怨。

人活着就要求索,有时这种目标会上升为一种精神符号,